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廿一

嘉興魯

嘗編次

建安蔡

夢弼會箋

八月還鄜州及扈從還京所作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

三川鄜州縣名地理志注華水黑水洛水所會故謂之三川非西周之三川也按公集至德二

歸路晚山稠

稠謂重疊且也落鴈浮寒水飢烏集戍樓

市朝今日異

言經亂而風物變也喪亂幾時休

遠愧梁江撈還家尚黑頭

江撈在陳掌東宮晉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大喜

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擊

醉裏從為客

為客得醉且詩成覺有神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

軍旅未息武夫

低頭愧野人

蘇武答李陵詩低頭還自憐盛年還已衰

九成宮

唐志鳳翔府麟游縣西五里有九成宮本隋仁壽宮正觀五年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宮

有醴泉出命魏證作九成宮醴泉銘序云九成宮則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石竦關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道躡百尋下臨則嶺嶺千仞珠壁交映全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瀾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永徽二年曰万年宮乾封二年復名山

有九重故
名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曰曾官憑風迴曾與層同一作河爰

業土囊口張衡西京賦狀魏我以及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

立神扶棟宇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毀盡翠開戶牖

其陰宿北斗以言其紛

披長松側揭嶸怪石走魚列劫靈光哀猿啼一聲

客淚迸林藪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荒哉隋家帝製

此今頽朽隋揚元素為文帝建仁壽宮規模鴻侈帝入新宮

向使國不亡焉與巨唐有隋文帝勞

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謂玄宗之時雖不曾

跡是雕墻後五子之歌我行屬時危陳

仰望嗟嘆又天王守太白晉晁並作狩天王乃天

徒步歸行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

鄜州作趙叟云公行鄜州贈節度使李特進唐史云

特進李嗣業

亦忝離詩彷徨

不忍去之意也

此皆自紀前事也此謂天王守太白

白與春秋狩于河陽之義同也

駐馬更搔首南駐馬搔首蓋

徒步歸行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

鄜州作趙叟云公行鄜州贈節度使李特進唐史云

特進李嗣業

亦忝離詩彷徨

不忍去之意也

-11 108 24 918" data-label="Text">

此皆自紀前事也此謂天王守太白

也時李特進守汝州南既自賊窟歸鳳翔帝授以拾遺又有墨制許往鄜迎家甫遂自鳳翔趨三川便道經汝州以徒步困頓不能前進遂作此詩贈李特進就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安國之社稷今

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明公指李特進時曹祿山之亂經綸康濟天下儻不藉李公英雄之

衣馬不復能輕肥兼乘其餘可知按集有詩云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溢如棘是也論語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无憾青袍朝士最困者白

頭拾遺徒兵歸甫貧甚官卑只衣綠袍是時馬貴不能辦是以徒步歸家也人生交契

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交一作心特進少年特達甫自言老大非其輩行然古人交契

向天須公擡上追風驃音歷馬精也驃吐召切黃白色也言李特進擡上有驃騎疾若追

風欲就假乘之而得見妻子也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

玉華宮正觀二十一年於宜君縣鳳凰谷置玉華宮永徽二年縣廢宮亦廢為佛寺龍朔二年復縣隸坊州今因之有故址在縣西四十里寧宇記正殿覆瓦餘皆青茅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

溪迴松風長迴音作迥謂溪之迴遠松風不散也晉符堅墓近玉華宮墓前有溪曰醴醪溪蓋謂溪色如酒

蒼鼠竄古岸郭璞曰鼠狀如小狐蝙蝠肉翅大尾頭

不知何王殿遺構絕磔下魚言曰此詩人之深意也陰房鬼火

青鬼火燐也人血汚地為燐也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氏注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壞道哀湍

瀉謂所築棧道為洪流掃蕩也萬籟真笙竽籟力帶切簫也莊子齊

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此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然已也

色正瀟灑一作光美人為黃土美人乃徇葬木備已朽為黃土矣潘岳詩

秋

秋

秋

秋

秋

美人歸况乃粉代黛微列子周穆王篇粉白黛黑當時侍金輿

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魏武短歌行浩歌淚盈

把冉冉征途問誰是長年者冉冉無氣黃土官亦頽

北征歸至鳳翔墨制放往鄭州作鮑欽止曰至德

公家在鄭州所在寇多彌年艱窶孺弱至飢死者

有墨制許自首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

川仰妻子故作是詩蘇軾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

駢忠義之氣與秋風爭高可貴也黃庭堅曰此書

班彪更始時避地涼州發長安作北征賦故公因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今自鳳翔

蒼茫問家室荒荒寂之貌維是遭艱虞

朝野少暇日謂軍興公私顧暫恩私祐恩私者謂天

拜辭詣闕下一作奉辭林場久未出雖

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甫不忍輕去其君恐君又君誠

中興主仲切經緯固密勿密勿謂東胡反未已言安

臣甫憤所切憤疾安史以揮

道途猶恍惚途

涕總行在天子行幸之所曰行在時甫道途猶恍惚

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

人煙眇蕭瑟言

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回首鳳翔縣在鳳翔旌旗晚明滅謂屯兵以爲駕也周

虎為前登寒山重

謂重疊非一山也其

屢得飲馬窟

謂

兵所經飲馬于此水也古

郊入地底

言陷于賊也與幽

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

涇水中蕩滂

言

右扶風郿邑唐開元十三年改邠州為涇州

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

猛虎喻盜賊言郊涇

氏雍州川曰涇州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轡

戴一作帶青雲動高

興幽事亦可慘

團一作士非是甫從行在來遷迤經上洛過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

徐兩

思四皓逃秦隱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

徐兩

於此故可悅也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

徐兩

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作酸

源內

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綠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

山果雜橡栗之類或紅或黑皆沾雨露之恩或甘或苦 緬思桃

同時結實微物尚得其若此可以人而不如之乎

屋舍巖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怡然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

與邑人間隔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數日辭去既出 益歎身世

拙

南歎身居亂世不能為桃 坡陀望鄜時

祀志秦文公東獵汧渭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

帝 谷石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坡陸高大

在鄜故甫喜望鄜時而見其山石谷迭相出沒心欲速至故先行已

太 鳴鳥鳴黃桑

作梟 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

一作 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數何卒遂令半

秦民殘害為異物

潼關哥舒翰所守處為賊所破百萬之師

民半為鬼物言將非其人禍延天下人君選將可不慎歟潼關乃

京師之喉咽潼關謹守雖有百祿山其能破京城哉甫深為舒翰

漢惜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况我墮土胡塵又歸及華髮經

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声迫徒送切哀過

是悲泉共幽咽一作嗚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

耶背面啼坑膩脚不鞢鞞與牀前兩小女補綻纒

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綉移曲折天吳及紫鳳山海經

公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虎身八手八足八尾皆青黃色又云丹穴山有鸞鳥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三輔决錄凡鳳有五多赤也者鳳多顛倒在短褐短一作祖音豎小襦也言妻子

兒短衣故波濤為之拆綉紋為之移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其貧困可知也老夫情懷惡甫言

觀此嘔泄卧數日泄一作吐或作那無囊中帛那一作能

救汝寒凜慄粉黛亦鮮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

光癡女頭自擲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

朱鈿鈿謂粉也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

甫是以取帛為衣解粉黛羅衾裯妻面復光女頭自擲以至抹粧畫眉皆得其所上意生還復見妻子中心之喜似忘飢渴然問

事競挽鬚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兒女喜父歸請問賊中之事憂苦如何復觀其鬚髮皆白競來挽引甫喜對童稚雖被驕駭亦莫忍生嗔喝之怒蓋念在賊苦寧甘

復何嫌耶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說曾至尊尚蒙

塵至尊謂肅宗也蒙塵謂暴露也左氏幾日休練卒仰看

天色改旁覺袂氣豁一作氛言袂氣漸見天宇澄清也陰風西北來

慘淡隨回紇一作胡紇或作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

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時回紇以兵助順兵五千而馬萬匹者蓋良將

之用兵馬必有副也唐史不言其數今見于詩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决所用

皆鷹騰破敵過箭疾過一作如聖心頗虛佇時議氣

欲奪

時回紇以五千兵萬匹馬來助天子討賊肅宗虛心以待之時議者以賊氣由此而奪蓋氣索必敗也或者又曰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

軍請深入蓄銳何俱發

伊洛指掌收指東都也西京不足拔官

破賊不必專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怕碣

取矣昊天積霜露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正氣有肅殺

肅殺陰氣之正也天子自有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

宗獲回紇之助蓋天人之理相應祿山决可滅也隋長孫晟傳晟表奏臣夜登城樓望見積北有赤氣百餘里如雨足下垂被地謹

必且滅亡欲滅匈奴其在今日胡命其能父史思明傳思明

唾優問故吞曰我夢羣鹿度水鹿死而皇綱未宜絕憶非

水乾云何俄如優優相謂曰胡命尺乎

狼狽初狼狽初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

垂者稱

夏殷衰中自誅褒姒褒姒當葛劫古初謂紂之寵姬已幽之不聞能悔過而誅姦惡去淫寵也惟肅宗知先朝所用多姦佞如

任國中寵貴妃致有祿山之乱中興之初首誅國忠之姦惡戮貴

能自去褒姒相去遠矣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謂周宣王

中興之主以肅宗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桓桓陳武之顯

元禮扈從肅宗首建策微爾人及非于今國猶活謂元禮也

言則唐之天下淒涼大同殿大同殿勤政門之北曰寂寞

白獸闈考之唐志无白獸闈之名且假漢白虎門而言之乎意

都人望翠華翠華謂以翠羽為葆都人望乎肅宗之收復京師也佳氣向金闕金闕

謂以金飾闕門妖氛蕩園陵固有神掃洒數不缺數色角

滌有鬱鬱之佳氣也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謂先帝山陵皆蓄神靈可以陰

掃洒之礼未嘗少缺自茲已往必能紹復太宗之業祿山蕞尔之寇何足慮乎

行次昭陵 太宗陵在醴泉縣西

舊俗疲庸主

庸主指隋煬帝開汴河龍舟錦帆勞動生民是以民俗疲困也

羣雄問獨

夫

羣雄乘隙而起率問罪之師如李密之流驅馳中原與高祖爭獨夫如紂失道而無助也

識歸龍鳳

質

大下卒歸唐者以天命所在也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威定虎狼都

虎狼都關中也謂太宗之取天下先以神武定關中蘇秦傳秦虎狼之國也

天屬尊堯典 天子謂高祖禪位于太宗謂高祖禪位于太宗也

神功協禹謨

謂禹成厥功而書有大禹謨太宗佐高祖定天下亦

風雲隨絕足

雲從龍風從虎時李靖之洗皆以風雲並會隨馬足而奮也

日

月繼高衢

謂太宗繼高祖之明也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

謂房杜之屬也

直詞寧戮辱

直詞如魏鄭公孫伏王珪馬周之徒也

賢路不崎嶇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

謂隋之亂蒼生喘未蘇也

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爐

謂太宗陶成率土和氣薰也或曰天亦未頌

壯士悲陵邑

陵延年拜陵廟詩衣冠壯士悲陵邑轉青蕪

幽人拜鼎湖

幽人甫自謂得拜昭陵猶拜鼎湖也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玉衣晨自舉

玉衣謂典衣逐時整頓帝服也漢武故事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柙外

鐵馬汗常

趨 言神无所不遊也天寶故事安祿山反昭陵奏石人馬皆有流汗

松柏瞻虛殿 虛殿一作靈塵

沙立暝途

暝途一作暗 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難照行路

相梁臺今日立虛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墳壘壘滿山隅

重經昭陵

曾言曰不知往來之曰姑從舊次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

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謂隋末之亂太宗輔高祖以起掃隋之暴

風塵三尺劍

漢高帝曰

社稷一戎衣

言太宗以威武定社稷也書成登而一戎衣天下大定

貞文德丕承戢武威

言太宗能以文德繼承高祖復武修文也君牙篇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

聖圖天廣大

言規模宏遠也

宗祀日光輝

言枝葉茂盛也

陵寢

盤空曲能罷守翠微

翠微山抄也謂以熊羆之士守山抄之陵寢也

再窺松柏

路還有五雲飛

孝經授神契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符瑞圖京房易飛候云太始四年寧陵言自大明

八年至今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綵雲在松下如車蓋焉

羗村三首

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羗村洛交村墟按集公有憶驥子詩曰澗水空山道又

有窻歸鳳翔詩曰山中漏茅屋皆謂羗村寓居也

崢嶸赤雲西

謂返照雲漢皆赤也

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

客千里至

歸客一作妻子謂日暮時甫歸抵家鳥雀噪

妻孥

恠我在驚走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

人滿墻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

更音平声互也古樂府詩人生

不謂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相對如夢寐

東下歸家妻子相對喜甚故雖更闌猶秉燭未

睡翻思前日彼此各聞死音今宵相對恍然如夢寐中為真相聚耶為只是夢寐如此或真或否蓋不知其所以此語乃天然混成

了无斧斤鑿痕耳

晚歲迫偷生

謂暮年自賊中竄歸也

還家少權趣

謂今還家猶為朝假所拘須當

還朝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謂以拾遺之職所繫也

憶昔好

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前煎百慮

居之時常繞池邊樹以追涼今歸來風前剪樹葉零落殆非昔日所觀之姿是以撫循往事不若今日百慮憂煎人也玄宗初年風物

如彼罹亂以來世態如此令人追思得无傷感乎

賴知黍稌收

黍稌他魯切稻也黍一作黍稌一作黍

黍已覺糟床注

糟床即酒酢也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

暮

羗雞正亂叫

正一作忽

客至難聞爭驅雞上樹木始聞

扣柴荆

古者食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所以養其廉也甫雖授拾遺薄祿不給妻子况兵革以來世稍艱難不免隨農民畜養雞豚以自存所以救其死也故有驅雞之句也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

酒之或清或濁各隨所獲足見其村民之淳朴也

苦辭

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尺東征

童一童

淚縱橫

從苦辭酒味薄以下乃甫寓意以諷徭役之苦民若此東征謂東討祿山當艱難之際酒味雖薄荷人情相愛之厚隣曲之情尚且如此况父子之恩為如之何甫集有詩云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時玄宗幸蜀肅宗撫慰之道有所未尺是何父子之恩反不若隣里之深情乎四座淚下而仰歎深為朝廷歎息此尔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下園曰至德二年祿山誅慶緒未殄秋九月賊猶屯京邑癸卯定京師公謂急鳳翔北首鄜路尚在兵戈中也

胡虜潛京縣

虜一作騎至德二載郭子儀以朔方兵敗安慶緒于澧水復京師虜奔于邠此之謂潛京

官軍擁賊壕

壕胡刀切城壕也言京師之縣也王師已臨賊境也言鼎魚猶假

息

喻賊勢之必敗也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云首豪清貳部落携離方當繫頭蝻此縣首葉街而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危乎後漢來歙傳公孫

穴蟻欲何逃

喻賊勢之必敗也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云首豪清貳部落携離方當繫頭蝻此縣首葉街而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危乎後漢來歙傳公孫

帳殿羅玄冕

冕以帳為殿而羅玄冕冕言君臣聚謀也

秦山當警

謂肅宗在鳳翔也崔豹古今注警蹕所以戒行徒也

入旌旄

謂衛兵往長安也漢儀注

路失羊胎

言賊不能守其險阻也至德二載二月李光弼敗安慶緒于太原皇甫謐地書大原北九十里有羊腸

雲橫雉尾高

雉尾高雉之祥服章多用雉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輦即縮雉羽為扇翳以障

醫風五原六石磬壘謂長安賊退壘空也後漢志五原郡本秦九原郡武帝更名五原長安志長安

萬年二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謂長安賊退壘空也後漢志五原郡本秦九原郡武帝更名五原長安志長安

八水散風濤謂關中寇亂漸平也關中

日看天意遊魂貨爾曹遊魂言賊雖生而魂已徂矣知

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賊窘則乞降

元帥歸龍種至德二載閏八月以廣平

司空握豹韜謂郭子儀以司空為副帥按太

前軍蘇武節軍一作旌前軍指李嗣業以比蘇武

左乘呂虔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

兵氣回飛鳥言兵氣之凌奮可以

威言兵氣之凌奮可以

聲汎汎巨鼉巨鼉負貝類之物威聲之所加乃

戈鋌開雪色言艱難之

時和運更遭言時和繼之乃

誰云遺毒螫遺

神行材衛卒神行謂天子之行葆

花門騰絕漠言車駕有

拓羯渡臨洮拓羯謂安西也按唐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

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時用朔方等

鋒先衣染血騎突劔吹毛故回紇安

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祗待獻

春醪此與呂布殺董卓時事略相似也按後漢董卓傳魏王允

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收京三首 九夷

仙仗離丹極謂大駕幸蜀也妖星帶玉除謂祿山陷京闕也晉天文志妖星二十有

一說文除須為下殿走謂避亂也世說營或入斗天子下殿走不可好樓

居好虛到切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譏玄宗好神仙也

暫屈汾陽駕言肅宗親征也莊子逍遙遊

飛燕將書言以詔命陳逆順以喻賊將可使之去

依然七廟昭謂復謀建宗廟也更與万方

初更讀平声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

朝西域傳漢武哀痛之詔羽翼懷商老此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

隱地肺秦滅漢高帝徵之不至深入終南山不能屈也張良傳

高祖欲發太子立戚夫人子呂后用張良計使人奉太子書欲迎

四皓至從侍太子入朝高祖見之驚曰煩公調護太子召戚夫人

拍視曰我欲為之彼為之文思憶帝堯乾元元年正月戊寅

帝傳國授命寶符此謂玄宗傳授猶堯授舜也按

堯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以逢罪已

日左氏莊公十一年傳臧文仲雲灑灑也青霄涕洒一作灑

老今觀肅宗能刻責舊勵猶有所仰望故也

汗馬收宮闕春城鏗賊塲楚酸切言賞應歌杖

杜詩杖杜勞歸及薦櫻桃歸一作福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

桃也唐李綽歲時記四月雜虜橫戈數言結吐蕃也

日內園進櫻桃先薦寢廟功

扶粉切

臣甲第高

謂武人立功取富貴也漢田蚡傳蚡治宅甲諸第

為上萬方頻送喜

言獻捷也後漢班超傳西域平定陛下

無乃聖躬勞

此譏人臣貪大功以為已有者也

洗兵馬

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

祿山為范陽節度所總皆漢陽突騎按地

郡後周置燕范陽二郡唐為幽州天寶元年更郡名曰范陽范陽

在山東山東今之河北也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肅宗乾元元

年收復兩京進收山東以建中興之業下捷書之奏清書同

破竹中

晉杜預傳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

程殘薊城不日得獨

任朔方無限功

陳濤斜敗帝唯倚朔方軍為根

駢汗血馬

賊既收獲故諸將皆野胡馬于京師以獻其功也

迴紇餒肉蒲萄宮

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

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于上

已喜皇威清海岱

乾元

林蒲萄宮長安志有東西蒲萄園

常思仙仗過崆峒

海謂山東崆峒山在

三年笛裏關山月

周王褒關山月

自天寶十四年至收復兩京九三年矣笛謂胡笳也萬國諸侯各

以兵會討賊是時城郭宮室為賊焚蕩觸目惟草木而已肅宗三

年暴露于外每聽胡笳之音臨風對月痛念阻隔關山寧不思上

皇遠竄西蜀不獲侍甘旨之奉耶按周王褒燕歌行無使漢地關

成王功大心轉小

是時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

北薊城雪

郭栢謀深古來少

郭栢一作猷

二月封楚王乾元元年十二月

儀侍中中書令二省長官位一品真宰相子儀時為中書令也

徒清鑒懸明鏡

司徒指李光弼也

尚書青氣與秋天香

尚書指王

禮本傳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按集公有八哀詩哀思禮曰爽氣春浙層與此氣與秋天香其意同也或曰尚書

謂僕固懷恩

二三豪俊為時出

鵬冠子德萬人者謂之豪

頓乾坤濟時了

謂天下清平道路無

東走無復憶鱸魚

謂東通吳越而民得以足食矣晉張翰傳翰字季英吳人入洛齊王囹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美鱸魚曰人生貴得適意何求羈官數千里以要君爵乎遂命駕東歸時人號為江東步兵矣按集公有詩曰暫憶江東鱸是也

飛覺有安巢鳥

謂南達荆湖而民得以安居也古詩越鳥巢南枝曹植詩願隨越鳥翻飛南翔曹孟

德詩月明星稀烏

青春復隨冠冕入

言隨駕還京師也乾

鵲南飛言不安也

紫禁正耐煙花繞

兩與李同謝希逸宣

皇帝以傳國寶璽正

紫禁正耐煙花繞

貴妃諱收華紫禁李

善注王者之宮象紫

鶴駕遙空鳳輦供

備或作過或作來言

微故謂宮中為紫禁 鶴駕遙空鳳輦供 侍天子之宴也漢宮

關頭白鶴宮太子之所居唐垂拱中改太子左右崇掖衛為鶴禁

常按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

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

良曰告我家七月七夕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

不得到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 雞鳴問寢龍樓曉

子之駕曰鶴駕宮曰鶴宮禁曰鶴禁

龍或作虬又言成王講晨省之禮也禮文王出子篇文王之為也

子朝於王季雞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婦者曰今日安否如

何前漢成帝紀帝為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內不

敢絕馳道西至直城內得絕乃度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

飛廉之為名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諸后眷哲 攀龍附鳳

在躬出龍樓而問豎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

勢莫當

一作攀鱗附翼勢一作世喻羣臣依附天子也揚子淵

天下及化為侯王

謂賊平還京論功行

汝等豈知蒙帝

力時來不得誇身強

富安史之亂武夫悍卒以平賊之功

取富貴此特一時之際會也實出於

天子聖明之力豈可誇其身之強勇貪天 關中既留蕭丞相

功以為己力乎此諷以軍功自負者也

賊平帝以蕭華留守東都故比之蕭何也按唐書裴冕傳從太子

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辟勸進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

吾蕭何也前漢高紀上曰填 幕下復用張子房 復以張鎬

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

謀故比之子房也高帝紀上曰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豎須眉蒼蒼唐舊唐書蕭昕與張鎬友善嘗表薦之曰如鎬者用

拾遺至德二年五月丁卯房琯罷鎬相明年五月戊午罷張鎬之

儀狀環偉好王霸大略善待士性簡重議論有射天下推服焉

徵起適遇風雲會光武二十八將論扶顛如矢籌策

良蔡寬夫詩話曰鎬雖史氏稱有王霸大略然當時為相收復

許叔異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青袍白馬更何有

喻祿山之亂已平矣南史侯景傳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

壽陽來景渴陽之敗乘白馬青絲為纓欲以應識使信哀江南賦

青袍如草後漢今周喜再昌謂肅宗如漢光武寸地赤

白馬如練天比日入貢顏延年歌巨地稱皇登天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帝王世紀西王母慕復道諸山得

銀甕尾禮運篇山出器車鄭氏注器謂若銀甕丹甕顧野王

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隱

士休歌紫芝曲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劫黜儒術四

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其大富貴之畏

人苦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隱地肺山秦滅漢高帝徵之

不至深入終南山不能屈也詞人解撰清河頌紀實事也至德二年既

河關黃河二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亦蓋收京之祥也宋文帝田

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瑞鮑昭作清河頌張暢作河清頌

家望望惜雨乾居寒布穀處處催春種布穀乃鳴

鳥淇上健兒歸莫嫩淇上謂衛州健兒軍之物稱時史思

明餘黨未殄故衛相之兵未歸故也

城南思婦秋夕夢城南謂長安之城南詩東山三章言室

乃在城南南路陸士衡為顧彥先贈安得壯士挽天河後漢

婦詩東南有思婦長歎脫幽閑淨洗甲兵長不用昔文帝當平治

歌安得壯士翻日車服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浪

不寶也物賈直猶陳治安之策以為可太息撫哭誠以安不忘危

治宜念亂明皇惟持治故至於亂今肅宗即位未久雞號中興正

宜刻勵以父為鑒而乃以祥瑞自多貪得遠物此賢人君子所為

寒心者也昔四皓逃秦隱居商山歌曲曰紫芝之宋鮑昭張暢皆作

清河頌河一千年一度清當是時皆拍河清為昇平之運獻頌以媚
肅宗者比比皆是復以為山林无逸士如四皓之姚秦者尺蒙搜
卒甫獨以為未也甫意謂和氣未薰陰陽尚多錯忤當春種之月
猶有雨乾之歎城南猶有愁思之夢天子未可高枕而无憂故云
安得壯士洗甲兵而長不用矣劉向說死武王伐紂風雲齊而
乘以大兩散宜生又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按譜至德二年之臘日也侵

陵雪色還蒼草毛萇詩傳萱草令人忘憂漏洩春光有枹休有

是縱酒作良夜醉良一還家不散紫宸朝長安志宣

政殿北曰紫宸門其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

九霄唐制臘日賜脂面藥翠管銀鑿所以盛之也按景龍文館

賜食加口脂紅雪澡豆等又曰賜口脂臘脂盛以紅碧綠牙筒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二

嘉興曾書 編次

建安蔡夢會箋

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宣政殿在東內大明宮之中紫宸門之南長安志唐東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朔望紫宸日御蓬萊蓬萊橫紫微殿比又宣政門內有宣政殿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左掖稱也

天門日射黃金牒

神異經西方有西明山有宮焉白石為牆五色玄黃門有金榜崔融詩金榜照

晨光銅鈎起夕涼 春殿晴曛赤羽旗
儀禮王親垂則臣佩委 草微承委珮

爐煙細細駐遊絲
雲近蓬萊常五色

唐志大明宮龍朔二年始大葺曰蓬萊宮 雪殘鳩鵲亦多時
鳩鵲乃漢之觀名今公借言唐之禁掖三

輔黃圖鳩鵲觀在甘泉宮 侍臣緩步歸青瑣
漢舊儀曰宮閣薄青瑣門在南宮西漢故事黃門郎夕拜青瑣閣青瑣門也以青畫戶邊鑲中天子制也

退食從容出每遲
村公為左拾遺故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
簇仗齊退朝
花底散歸院
柳邊

迷樓雪融城濕
宮雲去殿低
避人焚諫草
晉羊祐傳嘉謀謹議

皆焚其草故世莫聞 騎馬欲雞栖
騎馬出左掖雞欲棲于時謂日之夕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

長安志宣政殿比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

戶外昭容紫袖垂
雙瞻御座引朝儀

昭容正二品位九嬪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西陽雜俎曰今閣門有宮人垂帛立殿上以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云因後魏

昭容正二品位九嬪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西陽雜俎曰今閣門有宮人垂帛立殿上以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云因後魏

據開元禮疏晉康獻帝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周瞻相曰國
家承之不改唐六典曰宮嬪司贊掌朝會贊相之事凡朝引各立
於殿庭至天祐二年冬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
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按集公又有贈獻納
使起居田舍人曰舍人退食收
封事宮女開函近御延是也

官法景移原一作日覆芳遇切謂唐宮苑庭列芳雜春色之
盛也按集公有晚出左掖詩退朝花底散是也

書漏稀聞高閣報以閣之高而
傳之遠也**天顏有喜近臣知**

宮中每出歸東省唐制左拾遺隸門下而門下省在東謂
之東省公時為左拾遺故也按唐六典

拾遺補闕八人左拾遺門下右拾遺中書掌
供奉諷諫處從垂輿大則廷議小則上封也**會送夔龍集鳳**

池集一作到夔龍舜之臣也今取以為喻按晉中興書有勗自
中監從尚書令人賀之乃志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

耶今謂中書與家基命巖巖晉人華修之比天上鳳凰池東方朔
麟數萬成羣鳳麟蓋非人間物甫詩言兩省供奉退班紫宸殿丞

相出送魏鼎論道于中書政事堂也晉謝玄暉直中書省詩曰風
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深沈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

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下伯玉赴中書省詩躍麟鳳
池中揮翰紫宸裏西王母大
有妙經泪海豢龍丹池浴鳳

李校書二十六韻

按唐書李舟字公度丹迎大
友人時公在右掖柳宗元先
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僞妬出為刺史
廢痼空李肇國史補李舟好事與妹書曰釋迦生中
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
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
小入入則其人可知故甫稱之

代北有豪鷹代山名
鷹大也**生子毛盡赤**渥注騏驎兒

角切送烏瓜切
水名兒一作種**尤異似龍脊**龍一作虎
驎皆喻李校書也**李舟名**

父子按唐書舟父
為水部郎官**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

不必須白哲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謂賢士皆與
之從遊也

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作輝**衆中每一見**使我潛

動臆謂驚服也江淹雜詩序
而俱動於魄芳野寧共氣而俱恍於臆**自恐二男兒**兒

詩宗文 辛勤養無益用自愧二子 乾元元年春肅宗乾元元年

宗武也 戊戌始收 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以李舟比蔡子出高

復京師 以孝行養親年七十一父母猶存 告我欲遠適位阻固

有望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 歛衽就

行役南登吟 華身乃漢中人南登高山而歸漢中也白

也東晉補曰白華 已見楚山碧萬萬咸陽都咸陽西京也 冠

蓋已如積舟離京城冠蓋之士饒行萬然 何時太夫人堂

上會親戚太夫人乃舟之母不知何日 汝翁早明光汝翁

之父子嘗為水部郎官漢官儀中臺郎起草奏 天子正前席

言帝嘗之厚也昔 歸期豈爛熳言歸期不修也 別意終感激

自嚴昂也 顧我蓬屋姿診通金閣籍閩陳作門甫時

籍禁省漢書音義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 小

官門省禁相應乃得入也謝玄暉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閣籍

來習性懶晚節慵轉劇作劇一每愁悔吝作 易繫辭吉

乎如覺天地窄甫恐以慵懶見譏於 美次君齒髮新行

已能夕惕乾卦夕惕 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李詩對

酒不迴身視綠野慘淡如荒澤言臨別之際頰色 老

鴈春忍飢哀號待枯麥飢鴈用自喻也貧且老有資於薄

鴈非其時喻年 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翻喻李舟妙年

老日月已邁也 長雲沓沓裒斜斜徐

燕於斯時新來方得其意故以况李舟 漢水饒巨石

後漢志古扶風武功有斜谷又順帝紀詔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褒 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深州記萬石城沂 漢上七里在褒谷其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里 百七十 在劔閣之南鄭子真所耕在此谷口 漢水饒巨石 濱饒奇石 無令軒車遲 衰疾悲宿昔

南與舟有宿昔之權况當老而有此別儻或來
遲無以慰衰疾寧免悲思之乎乃戒之之辭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

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棠巢翡翠鮑氏曰棠當作

堂翡翠赤羽雀翠青羽雀異物志赤而雄曰翡翠青而雌曰翠頰師古曰鳥名別異非雌雄異名也苑邊高冢

麒麟麒麟一作花西京雜記五柞宮西柏樹下有石麒麟上物也細推物理

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浮一作榮絆音半繫也曲江舊時風景頗佳為都城勝景

自祿山焚蕩之後無復向時奢華是以堂巢翡翠家卧麒麟一盛一衰其理不常觀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

處有尺曰尋人生七十古來稀尋對常七對十穿花

蛺蝶深深見見一作舞點水蜻蜓款款飛款款一作緩緩傳語風

光共流轉隋煬帝詩傳語風暫時相賞莫相違謂相與賞

豈莫相違矣此豈言同舍郎乎

曲江值雨

苑外江頭坐不歸死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之北水精春殿轉霏

微一作春桃花細逐楊花落作桃花欲黃鳥時兼白

鳥飛一作仍此一際揚自對挑縱飲久判人共棄判

老大徒悲未拂衣吏一作舍甫性放誕與世相忤為人所棄故縱飲嬾朝無復顧惜蓋任真如此然為

薄官所繫不遂滄洲神仙之期至於老大悲傷不能拂衣而去也古樂府詩老大徒悲傷左氏傳叔向拂衣從之世說王子敬曰遠

真長遂拂衣而去

真長遂拂衣而去

曲江對酒

公時在左掖

城上春雲覆苑墻謂芙蓉苑之墻也江亭晚色靜年芳林

花著雨燕脂落一作支崔豹古水荇牽風翠帶長

行行猛切龍武新軍添駐輦時新收京宮殿為祿山焚蕩故肅宗唯深駐輦于曲江也

按唐舊書百官志左右龍武軍注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為翊衛武后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為左右營自開元以來與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唐新志初明皇以萬騎軍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之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據龍武

本龍虎唐始祖諱虎故改稱武也芙蓉別殿謾焚香夫苑在曲江之南肅宗駐輦曲江回想舊時焚香於芙蓉殿不可得也故繼以何時醉會為言或曰輦駐曲江不復幸芙蓉死則別殿焚香為

何時認此金錢會金錢會謂博飲也開元天寶遺事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擲金錢為戲開元別記明皇與妃子在花萼樓下以金錢遠近為限賽其元擲于地者以金就為賞今里巷皆效之余按唐劇談錄開元中郡人遊賞曲江盛于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推此則金錢會者賜金錢為宴也

醉佳人錦瑟傍暫一作爛詔賜太常教坊樂也樂器自有錦瑟謂琴瑟繪紋如錦也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長安志東內大明宮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

垂青瑣宮殿簿青瑣門在南宮餘見前百轉流鶯滿建章李吉甫郡縣圖建章西二十里

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

共沐恩波鳳池裏鳳池前注朝朝染翰侍君王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舍人先世掌

絲綸考諸史氏賈至曾之子曾鳳閣舍人於睿宗末年及開元初再為中書舍人後與蘇晉同掌制

諾玄宗傳位時至中書舍人撰冊進藁帝曰先天詔命乃父為之今茲命冊又不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

五夜漏聲催曉箭始漢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盡於戊故

九重春色醉仙桃重一作天宋玉九辯君之門

更初也

至頌首鳴咽流涕

至頌首鳴咽流涕

至頌首鳴咽流涕

至頌首鳴咽流涕

至頌首鳴咽流涕

至頌首鳴咽流涕

至頌首鳴咽流涕

飲酒其色如仙挑也按集公有八山歌曰汝陽三斗始朝天是也
漢武故事上於承華殿忽見青鳥集殿前以問東方朔朔曰西王
母必降是夕王母至以挑七枚母自啜二枚以五枚與帝帝食留
技欲種之母笑曰此挑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種也又東郡獻
短人指東方朔曰王母種挑三千年一子此子不良已三偷矣
旌旗日暖龍蛇動巨野風
微燕雀真朝罷香煙勢滿神詩成珠玉在揮毫欲
知世掌絲綸美桓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埤避移切又皮靡切掖乃省中左右掖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埤垣竹埤

梧九長寸尋也洞門對雪常陰陰當作霽以洞門對梧竹故常陰潤也蓋繼有落花鳴鳩之句

乃春深時不應言雪但傳寫之誤董賢落花遊絲白日靜傳重殿洞門左思吳都賦玉堂對霽

陰鏗百花亭詩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梁鳴鳩乳燕青春簡文帝春日詩落花隨燕入飛絲帶蝶驚

深處儒衰晚謬通籍獨儒用謙辭數其晚年自賊中歸謁肅宗通籍禁省漢音言義腐者爛敗

言無所堪任也退食遲回違寸心謂仕宦非其本心也詩羔羊篇退食自公退食

曾無一字補謂况無忠言以補天子之過也詩衮職許身愧比

雙南余謂愧無以報國之恩也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之遊萬戶指宮中之門映列星之光而動搖也

月傍九霄多謂月色之明傍於九霄月喻親近

不寢聽金鐘聽音平聲聽也日風想玉珂珂丘何切馬珂寶也

清光也司馬光類篇曰雀入大水為蛤鵬入海為珂顧野王曰珂螺屬出於海潔白如雪色本草珂且類可以為馬飾唐車服志天寶中京朝官

朝望朱衣袴褶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四品已下去通德及珂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鑰色角切頻也四句意貫聽金以封事欲來奏因風傳想朝馬寶珮之鳴故頻數問夜如何也詩庭燎夜如何其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冠冕拍言張司馬也南極拍言南海之地文章落上台謂相國製文也

詔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在仙居殿之西北此殿三面亦

以三殿為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學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或曰三殿謂蓬萊拾翠翠微是也學士直受故詔從三殿去也碑到百蠻開日蠻夷狄之惣稱也野館濃

花發春帆細雨來言別之時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廻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鷓鴣滿晴沙鷓鴣古音切鷓子

鷓鴣力切字正作鷓比日水鳥也爾雅鷓鴣注似鳥狀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本草鷓鴣似鷓綠衣馴擾不去出南方池澤自知白髮朴春事春事嬉遊賞競皆年少之所宜故白髮則非春事矣且盡芳

樽慈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近侍謂為左拾遺也公平生放浪今為近侍故難浪

迹此身那得更無家謂前此一身轉從賊中寄家鄜州常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

而言丈人文力猶強健又人謂鄭八丈也豈俟青門

學種瓜此勉鄭文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水經注咸陽第三門本鬪門民見其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

曰青門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於此故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十道志長安故城東有青綺門門外即邵平瓜田也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鄭駙馬潛曜尚臨晉公主鄭廣文度乃叔姪也至德二載秋駕還京除日流污偽官度流台州公此詩作

於乾元元年春時度已流而未
行按集又有春晚送度詩在後

不謂生戎馬

七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何知共酒盃

小意兵戈之後猶得

同飲 燃臍郿塢敗

郿音眉岐州縣名此言安祿山慶緒之誅如董卓也按後漢董卓傳卓為太師築塢

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及王允殺卓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使

燃火置卓臍 握節漢臣回

握宋景文作禿此言鄭廣文自賊中歸如漢臣也按左氏傳宋襄公

夫人曰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黨司馬握節以死前漢張騫傳騫

使月氏匈奴得之留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歲餘而

歸又蘇武傳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羶北

海上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節盡落留十九歲而還

白髮千莖 別離

奈蕭以美鄭駙

雪丹心一寸灰

言為憂患所困而心已無物如死灰

重對秦箏蕭瑟

美鄭駙

經死地披寫忽登臺

剖壞也

馬也按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以女弄玉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以鳳皇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妻止其上

俱過阮宅來

此以駙馬廣文叔姪比二阮也謂度之疎放如阮也按晉

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居道之比

醉留春夜舞

醉留一作留連晉祖

淡

落強徘徊

一作醉留春苑夜舞淚落徘徊

送賈閣老出汝州

按唐肅宗紀乾元二年九節度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賈至先於至德中歷中書舍人而中書省在日華門西故曰西

掖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

言奔走之勞而

宮殿青

門隔

門長安東城門也餘見前

雲山紫羅深

州梁縣有紫羅山

生五馬貴

五馬軍禮也按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駮

馬而已其有功德則加秩中二千石如王成者乃有右駮故以五

馬為太守美稱東方外傳郡守駮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

受二毛信

一毛謂班白也言賈至以暮年而走汝州不如少之時也

莫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闊為面別情見於詩至德二載秋駕還京除日流汚為官鄭虔

流台州按集乾元元年春晚公又有詩壞鄭唐新書虔遷著作郎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為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替以帑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儒王維並囚宣陽里然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鄭公樗散鬢如絲樗勑魚切木名莊子逍遙游篇惠子曰吾有大木人謂之樗不中繩墨規矩

酒後常稱老畫師鄭虔傳虔善圖山水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元宗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萬里傷心嚴謹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中竹仲切時肅宗復兩京

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去餞遲餞謂祖席也顏師古漢書音義

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又風俗通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逮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

交期後漢范式傳少與張元伯為友而別後元伯寢疾臨盡數日恨不見吾死友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吾以死當

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往叩喪而哭曰死生異路永從此辭

題鄭十八著作主人

此詩乾元元年春晚作按集公又有鄭駙馬池臺遇虔同飲詩見前

台州地闊海冥冥一作滸台乃瀕海之郡雲水長和

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

嬾舞誰相拽討罷能吟不復聽聽他經切傷離第五

橋東流恨水按集公遊何將軍山林有曰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是也皇陂岸北

結愁亭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按集公重過何氏有曰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翠微寺在長安縣之南橋波皆長安

城外會別之地也賈生對鵬傷王傅以賈生比虔遷謫也前漢賈誼

之天子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有眼飛入誼舍自傷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蘇武看羊陷賊庭

以蘇武比度為賊臣所劫而不附賊也前漢蘇武傳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抵北海上武仗漢節牧羊留十九歲而還

可念此公懷直道懷一作常懷張正也見詩平生懷直道也言度之貶以活新國用輕刑為憂也初有

也下園音夜周禮秋官大司徒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補衡實恐遭江夏言度之貶以

告度私譏國史坐謫十年其於賊平被囚也幾死而貶方朔虛

傳是歲星言度負才不見用也劉向列仙傳東方朔楚人昭

五胡知者疑其歲星精也武帝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

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游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張華博

物志載神仙傳曰傳說上據箕尾為宿歲星降窮巷悄然車

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晉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則囊螢火以照書

福側行贈畢曜玄宗時牛李以朋黨亂天下肅宗即位欲懲是弊百

官不敢相問遺金吾刺舉之由是飛謗器然十大夫

至有杜門却掃者甫時為治遺以臺諫自任尤不獲

與觀知孟欽聚話遂有福側之句古者諸侯尤有講

信修睦之禮况公卿士大夫同朝共事其不可以恩

禮相問勞乎畢曜與甫相善有文集行于世乃詩酒

之交也故甫恨不得與之周旋而有福

側之歎也上林賦福側心嚮注相迫也

福側何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巷之隘陋也庾肩吾謝

宅詩居異道南才朴巷

北可恨隣里間十日不見顏色江淹別離詩頭一見自

從官馬送還官甫貧無馬常借官馬乘之昔張萬歲為監牧

衰祿山陷二京諸群牧馬皆為賊虜劫殆盡朝臣至有二三人共

一匹乘輿供調不能兼備無復公馬為私家之用矣當時馬貴一

匹直千五百千故甫有是句按唐書兩京平肅宗始詔收行路

難行澁如棘古樂府有我負無乘非無足乘石忽昔

者相過今不得過一作遇非也指肅實不敢愛微軀一作

寔不是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

君應識如戶頂切甫與畢曜乃隣里之故不獲會面既非謹

護出入亦非衰老無力設或徒步必遭官譴怒此君

之所曉來急雨春風顛顛謂睡美不聞鍾鼓傳東

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今日風雨並作雖就

海尚不敢入朝天况得與朋已今請急會通籍一作已

還請假請急請請假也朝省官出入禁門首有姓男兒性命絕

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問遺有禁

然男兒個儻不能動循禮法舉錫之間止信運命而辛夷始花

亦已落一作又辛夷木名叢生葉細况我與子非壯年

街頭酒價常苦貴物豐富物價必賤祿山之亂京城蕭索

百物踊貴何獨於酒乎甫以酒方外酒徒稀醉眠莊子太宗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速宜相就飲一斗速宜一作徑須

花開今又花落青春之往年不待人不於此時相就飲酒亦可惜

也重獲遺於明廷亦所甘心方外乃遊方之外者甫不顧法禁欲

與畢公就街共飲豈非方外之士故致世說阮恰有三百青

籍謂王戎曰偶得一斗美酒當與君共飲也

銅錢平或作但願樽中九醞酒莫惜末頭百箇錢此斗酒豈承

有沽酒錢楊松珍談數盧思道常曰長安酒賤斗價三百能可寬

我我不可令鬼裁也古今詩話章聖問侍臣曰唐時酒每斗價

幾何丁晉公奏曰唐時酒每斗三百文舉公此詩

以諸章聖大喜曰杜甫詩自可為一代之史也

留花門按唐地理志甘肅州領縣二張掖刪丹隰刪丹

東北有居延宅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

里至回鶻衙帳蓋花門在回鶻西南置堡所以為控

厄也公詩所指正謂回鶻斂止云按唐志甘州有

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是年八月用廣平

王為元帥以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公逆知其

北門天驕子

北門一作北方一作花門前漢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鬪大關取漢女為妻

高秋馬肥健

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其皮革

自古以為患

匈奴贊書戒蠻夷猾夏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之四夷以矣夷狄之為患也四子講德論

挾矢射漢月

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

詩人厭薄伐

贊曰周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

修德使其

來論語遠人不服

羈縻固不絕

贊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禮讓羈縻不絕班固議

胡為

曰上可繼五鳳甘露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傾國至

言回紇之兵舉國皆來助順也

出入暗金闕

言回紇屯兵於京闕至多也

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

時肅宗欲驅除祿山之亂舍塔忍耻借兵於回紇雖用此物以除害

公主歌黃鵠

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云歌黃鵠也按前漢西域傳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婕妤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

君王指白日

謂指白日以為盟誓也詩鄉天子聞而憐之

左輔

指言回紇留左輔之為害也三轉故

百里見積雪

元

飛哀笳曉幽咽

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

沙苑臨清渭

沙苑乃唐馬監也郡縣圖沙苑在馮翊縣南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

泉香

夫懼

草豐潔渡河不用舩

千騎常撒烈

胡塵踰太行

太行山名

雜種底京室

花

門既須留原野

轉蕭瑟

天子不即遣之歸國使之淹留于此原野轉加蕭索恐變生非常此所謂導虎而入其閨室自貽厥咎者也西都賦原衝蕭瑟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

按玉臺後集有曜詩二首

家貧苦官卑飢寒奴僕

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

調徒平切才調也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

調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

江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相顧

免無兒

公謂與曜皆有其子以傳其家學非所謂無子也

酬孟雲卿

表郊甘澤謠陶岷彭城子孫也開元宅崑山豐田疇游江湖製三舟一自載二

賓客二飲饌與進士孟彥深樊口進士孟雲卿布衣

按集公有解悶詩曰孟子論文更不疑自注云

樂極傷頭白更長愛燭紅相逢雖衮衮告別莫忽

忽但恐天河落

寓意祿山之亂

空辭酒盞空明朝牽

世務揮淚各西東

奉贈王中允維

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陷長安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

山大宴凝碧池悉召黎園諸工合樂工皆泣維聞甚

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隣之下遷

太子中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弟縉佐李光弼秋

官侍郎維為右丞縉刺蜀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

遊輞川荆棘由從縉劍外按集公有和裴迪登新

津寺寄王侍郎詩曰登臨懷侍郎侍郎謂縉也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使信

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

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

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以言如王維初以祿山之脅授偽命肅宗

憐維釋其死

陳琳為袁紹作檄謗曹公及曹

下遷中允也

公得之愛之而不之咎王維在賊

中祿山太宴黎園樂工皆泣維賦

一病緣明主

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

魯言云維在

荆陽瘖予謂非也蓋用自言其

三年獨此心

因思君之故而得肺渴之疾也

此詩作於乾元

逆數至天寶十五年為二年矣甫

元年也自元年

自言身雖窮困心未嘗忘君也

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

吟樂府有古辭白頭吟云白如山上雪 晶若雲間月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鄭駙馬

韋曲花無賴 家家惱殺人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涿樽酒盡

日沈休文詩憂來命涿樽 白髮好禁春禁或作傷 石

角鈎衣破角也 藤枝刺眼新刺七亦切穿也 何時占叢竹

頭戴小烏巾昔王猷好竹滿宅皆種竹古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故甫意乃欲卜居植竹以怡情也

野寺垂楊裏 春畦亂水間野菜圃 美花多映竹 好

鳥不歸山託言猶在仕途未能拂衣林下也 城郭終何事 風塵豈駐

顏然閑居適性不必村郭之異儻奔走風塵不能自已豈足以駐衰頰乎 誰能共公子 薄暮

欲俱還薄暮言衰老之年公意欲與駙馬於暮年俱還政以自養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 分曹限紫微長安志此紫微殿在蓬萊殿南 曉

隨天仗入作過 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 青

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 自覺諫書稀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闈 罷朝歸不同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甫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東而

君隨丞相後趙使云唐政事堂初建黃門省裴

我任日華東趙使云唐宮殿含元東廊由日華門其東門下首用拾遺在左闈故

冉冉桃枝碧 娟娟花蕊紅 故人

得佳句 獨贈白頭翁一作猶

端午賜衣公時在左掖周處風土記仲夏

宮衣亦有名 端午被恩榮受之當有名也則賜之也豈可無名乎賜之無名是濫賞

也細葛含風軟說文細葛也香羅羅疊雪輕釋名羅文羅疏也

自天題處濕自天謂賜也當暑著者來清意內稱長短一作怡稱

終身荷聖情道一作明蓋言天子之意內又稱量羣臣身材長短而賜之此所以荷聖情之重也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用昔時嘗客遊

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

篇末瓦棺寺乃薦福寺也晉時有僧嗜誦法華經及冬以瓦棺葬之後生蓮華二朵于墓其根自舌頭而出因號瓦棺寺

詔許辭中禁詔許一作天語慈顏赴北堂慈顏一作家榮赴樊作拜北堂謂母氏也

聖朝新孝理謂義祖者向此之義婦人所常處者堂也

祖席倍輝光一作行子倍榮光祖席謂饒行也漢書音義祖者送行之祭巨饗飲焉昔黃帝之子

也內帛擎偏重一作贈宮衣著更香宣賜之物也淮陰清

夜驛州也京口渡江舫京口潤州也春隔雞人書雞人

秋期燕子涼今期許秋涼而還也一作竹引趨庭曙山添有

賜書誇父老言天子賜詔足壽酒樂城隍

看畫曾飢渴題追蹤恨

水淋漓一作限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金粟即

維摩圖也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京師寺記曰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眾設齋請朝臣列注長康注百萬及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者請施十萬二日可五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噎俄得百萬發亦經曰淨名大士是古金粟如來向舍經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或曰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余謂虎頭

乃愷之癡絕之號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蓋虎頭所畫維摩圖，即金粟之影也。按南史，夷貊傳，瓦棺寺先有師子國獻玉像，戴安道手製佛像，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云三絕。

因許八奉寄江寧吳上人

不見吳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與一作其碁局動隨幽澗竹，幽一作

架梁憶上泛湖船。釋氏要覽，架梁者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衣，不得蓄當壞作伽沙葛洪撰字苑，始於添衣字，言道服也。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

只醉眠。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夏日出良地正東北也。晉天文志：夏至極起而運近地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

也。陵天經中街，謂日之亭午也。日月之行有黃道，有赤道。陸中天上經中街而朱光徹厚地，赤而光明也。張孟詩：朱光

馳北。鬱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塵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涸，乾也。

皆切水際也。大軍之後，殺氣充塞天地，為之不和。是以雨暘失節，雷者天之號令，雨者天之恩澤。號令乖繆，則恩澤不下，決而旱乾，枯涸魚鳥，猶蒙其禍。況生民乎？或曰：號令之乖，幾君令之不行也。雨不濡物，幾被相無澤以及民也。即韻傳：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

萬人尚流冗，冗，人勇切。冗散也。光武建武元年，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

與豺，一作盡河北之民皆浩蕩想幽薊，薊，居例切。幽州薊門，皆祿山所對食不能餐，蔡琰

王師安在哉。譏諸將養寇要對食不能餐，蔡琰我心殊未諧。眇然正觀初，難與數子偕。宗

能餐其餘

正觀初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房杜王魏之徒皆當時名臣君臣之間諫行言聽遂使膏澤下於民號令一無乖謬故用傷今思古而欲與數子借不可得矣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堯典日永星火炎蒸毒我腸一作中安得萬里

風飄飄吹我裳昊天出華月爾雅夏為昊天江文通雜詩華月照方池茂

林延踈光蘭亭記茂林脩竹仲夏苦夜短謝靈運詩惟苦夏夜短開軒

納微涼虛明見纖毫陶潛詩夜景甚虛明羽蟲亦飛揚物情

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荷下可切揭也詩晉風荷戈與役窮

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執互相望望望無方切勞適之情人所同

好惡也兵革以來雨暘失序南苦於旱熱因觀羽蟲夏夜飛揚而適其性乃念彼荷戈之士執執而不得一濯君天下者不能推好逸惡勞之心與眾共之豈所謂為民父母也哉詩卜雀雀走執執豈不以濯竟夕擊刁斗刁音李

唐傅程不謂正高由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軍自便孟康曰刁斗以銅作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西域傳斥候七百餘人五分夜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甫雖授拾遺青紫被體亦

云貴矣然在於亂世逼仄煩促不獲舒其志意不如早還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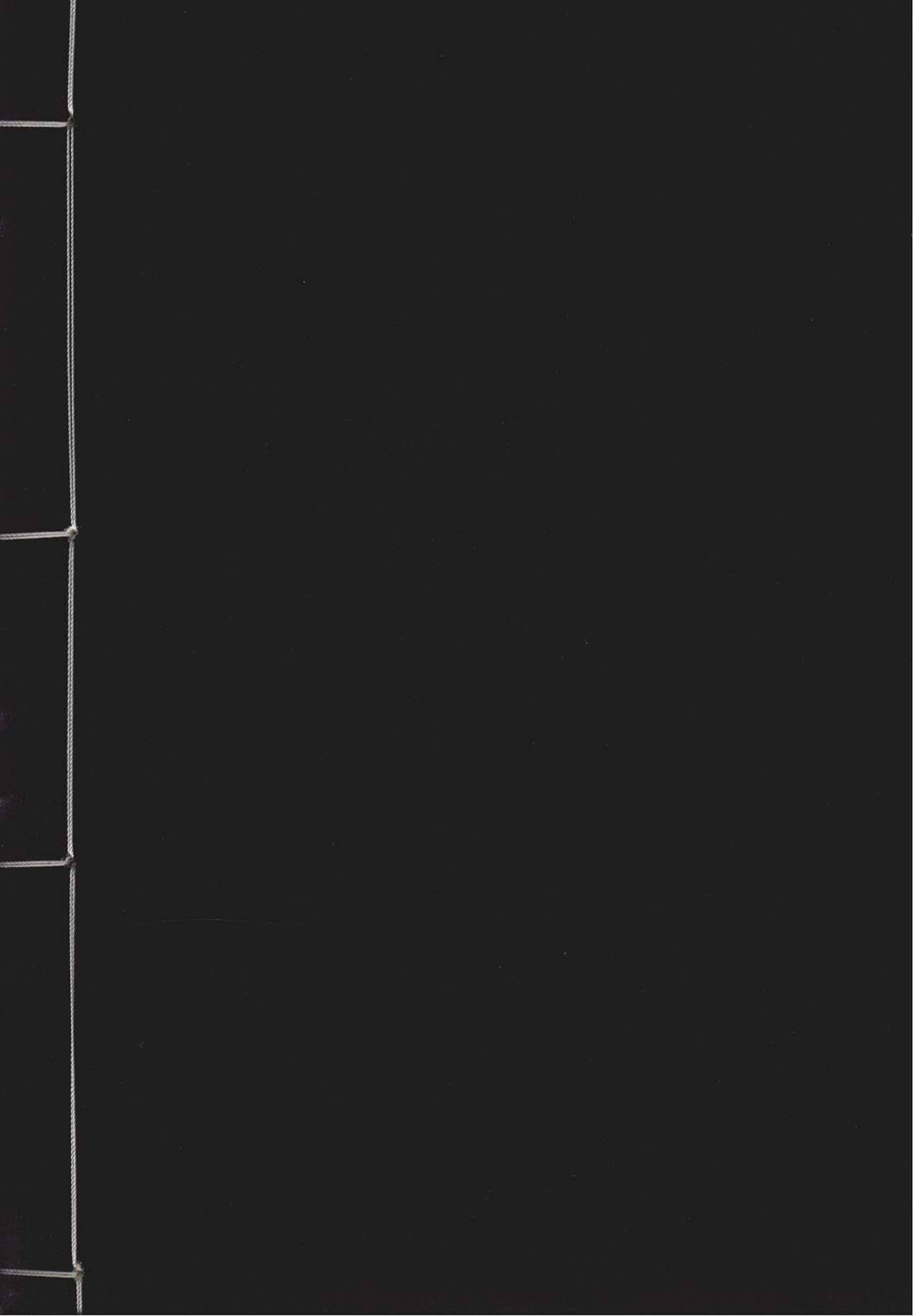
不若還鄉啜菽飲水而安於無事之為樂也

比城悲笳發鶴鶴號且却號胡刀切述士卒

况復煩促倦履一作懷張茂先詩煩促激烈

思時康思願天下平治征夫安居無復荷戈

山鶴埜于埜



杜工部草堂詩箋

四